

中国好书法·大师手稿系列·吴昌硕

吴昌硕手稿

主编 王镛



四川美术出版社

中国好书法·大师手稿系列·吴昌硕



主编 王镛

四川美术出版社

岳翁墨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好书法·大师手稿系列·岳翁墨翰 / 王镛编.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10-6163-9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8752 号

中国好书法·大师手稿系列
岳翁墨翰

出品人: 马晓峰
监 制: 今日美术馆
主 编: 王 镛
策 划: 曾孜荣 赵小平
责任编辑: 宋 焱
特约编辑: 李澍周 杨光维 张新雨
制 作: 北京画畔风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赵 毅
设计总监: 赵 妍
装帧设计: 牛 刚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邮编: 6100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30mm × 305mm
印 张: 36
图 片: 373
字 数: 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6163-9
定 价: 160.00 元

目录

〇〇四	食金石字入通会境	恒岳
〇一一	文稿	
〇五〇	诗稿	
一八二	信札	
二六六	杂记	

中国好书法·大师手稿系列·吴昌硕



主编 王镛

四川美术出版社

目录

〇〇四 食金石字入通会境

恒唐

〇一一 文稿

〇五〇 诗稿

一八二 信札

二六六 杂记

食金石字 人通会境

恒鼎

吴昌硕（1844-1927年）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苦铁，又署仓石、苍石、破荷亭长、缶翁、大聋等，浙江安吉人。寿七十后以字行，常署「吴昌硕」。晚年的吴昌硕迁居上海，诗、书、画、印四艺精绝，名大盛，被公推为艺界泰斗，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他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左右一代」的艺术大师之一。他去世时，于右任撰挽联：「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可谓吴昌硕一生艺术成就的真实写照。

吴昌硕的书、画、印三艺，应属篆刻成熟最早，三四十岁的篆刻作品便可深入秦汉，苍茫浑厚。书法自幼即勤于研习，五六十岁后以独特的石鼓文篆书著称于世。而绘画则是在五十余岁以后才开始全力投入，倚仗着雄厚的金石书法根基，开辟出新的画派，与任伯年、虚谷、蒲华并称「海上四家」。吴昌硕书、画、印三艺的根基，实是凭借着对古代金石文字，尤其是石鼓文的长期临写和对秦汉篆隶的深入研究而打下的基础，而邓石如「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主张至吴昌硕则将「画由书来」而提升到「三艺一气」的浑然之境。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传世的吴昌硕早期字迹，他早期的童子功得自钟繇、颜真卿，字形扁扁而带生拙之气，他曾自言：「学钟太傅三十余年。」钟繇的楷书古朴自然，是由隶入真的典范，唐张怀瓘《书断》称为「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吴昌硕早期楷书的字形宽博厚朴、意态安详，形圆意方，受钟繇的影响极为深远。吴昌硕的隶书虽然受邓石如和时人的影响，晚年的隶书结体逐渐偏于长方，气息也迥异他人，朴茂浑厚，这得益于长期对《张迁碑》、《祀三公山碑》、《大开通》、《裴岑记功碑》、《三老碑》等汉代石刻文字的浸淫。特别是《张迁碑》，吴昌硕直到晚年



仍在临写不辍，他七十一岁时

临写的《张迁碑》，落款中写

道「《张迁碑》奇肆可喜」，

不仅遗貌取神，而又能奇肆跌

宕，显然是对汉人心仪而成的

窃喜。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吴

昌硕的润单中标有「隶书不应」

的规矩，不知是夫子敝帚自珍

还是不甚自信，在笔者看来，

昌老的隶书比他的篆书确要高

出好许。

光绪丙戌年（1889年）

九月，四十三岁的吴昌硕得到

潘瘦羊所赠的《石鼓精拓》，

爱不释手，自此研习大篆石鼓

文数十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予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

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惟

答六泉山人

詞銷閑雅獨性還六泉門徑久蕭閒青蓮
補屋宜藏月紅葉漫天坐看山雨地牽囊
兒女一身行蹟費毛斑勸君莫動思鄉
念來共燕園屋數間

金盞行

漫山白雲起浩蕩得茲游竹影暗交翠
天風橫上小秋鳥嘯谿澗霖花落洞門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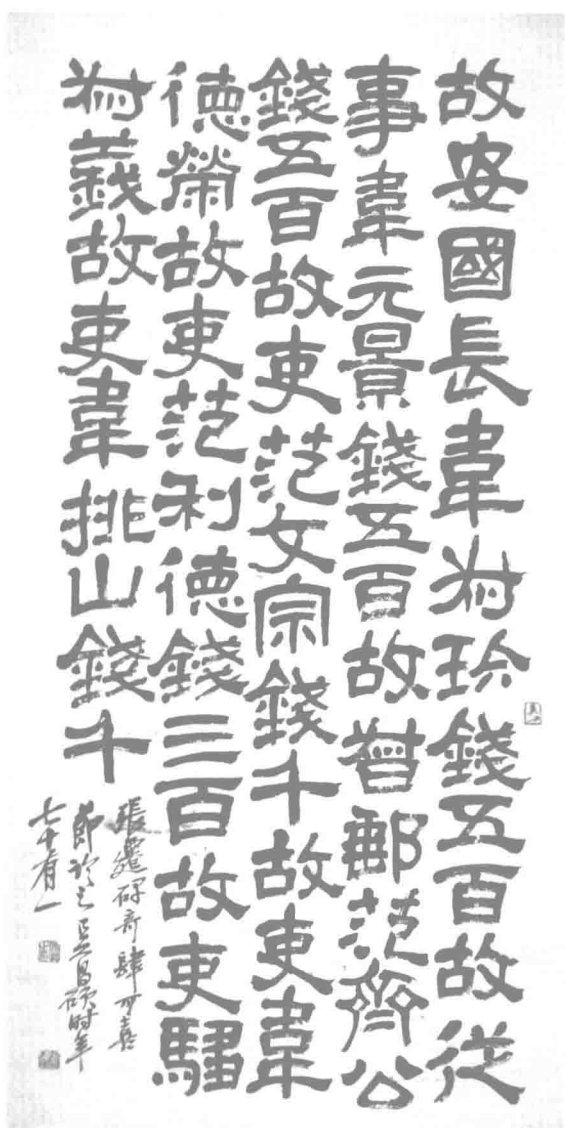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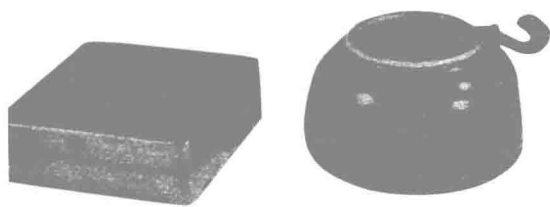
五少果一口容獲冠只自由

山豁即景

山豁易雲日射能知春亂石迎風色秋潮
抵樹根蓬鬆新澗竹蕪沒舊烟村去住渾
無定沙頭驗水痕

題畫

高閣雲與幽窗居險峻山水共空濛雲
影潭無定亭深秋氣涼雨餘松色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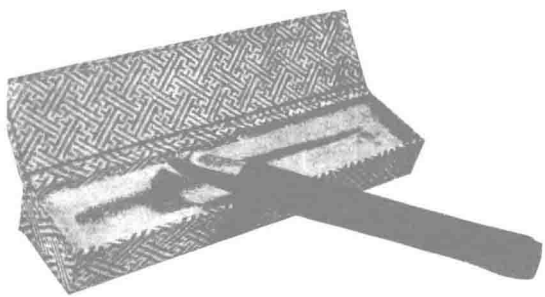
其中古茂雄秀气息，未能窥其二。『五十岁以前临石鼓，个人面目并不十分显著，基本上还是秦人小篆和杨沂孙的面貌。七十岁以后，石鼓文只是作为他的文字素材，字势不再受原石的束缚，结构疏密对比加强，抑左扬右、峻拔一角，用笔又复以隶法入篆，气象郁勃雄厚、用笔痛快沉着。吴昌硕在《何子贞太史书册》一诗中自道：『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他自认为自己的书法的根基是在于熟读汉碑和《石鼓文》，篆隶书是基础，其中的高古之气才是他所追求的，并自谦自己的书法虽然广受时人欢迎，却高古不足。而『强抱篆隶作狂草，素师蕉叶临无稿』，则更表明在行草书上打通字体间的界限藩篱，用篆隶的笔力和结构方式来写行草书，才是他自创一派，『自



我作古空群雄」的关键。

吴昌硕的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纯「以气取胜」，力追高古朴拙之气。他的论印、论书、论画、论诗将他的艺术抱负和审美取向一以贯之，这不仅关乎他超常的胆量和勇气，也得益于向他同时代大小名家的请益和虚心求教。吴昌硕早年生活清苦，凭借着篆刻之长周旋交游，卖艺为活，因号「苦铁」。存世有吴昌硕早年《石交录》手稿两册，前面拓着他为师友所治印的印蜕，后面则笔记这些在故乡以及游寓湖、杭、苏、沪等地所交往的师友的姓名、里爵、人品学问和交谊，共计收录近五十人，应当是随拓随记的，在末一节吴昌硕记道：「长夏多暇，理篋中旧为诸君所印。因此类书其后，余年来亦颇学画，率意为之，自适其趣，人或谓似青藤，或曰白阳，余都不自知，与诸君无一仿佛，独酷好诸君画，诸君亦不遐弃余，所谓臭味相投者，然耶否耶，离合同异还与诸君参之。」手稿册前则有谭复堂一八九二年写的序，文中提到：「吴子仓石嗜古若炙，相知以心，雅好文章，余事篆刻……集廿年镌之篆文，撰千里心交之别传，印人款识，名士簿录，不类而类之想，有意无意之间……题曰石交云尔。」从序文年月推之，这两册手稿是吴昌硕二十八岁到四十五岁之间所作。正是凭借着篆刻才艺和对金石文字的出色摹写、研究能力，吴昌硕有机会成为杨岷山、吴大澂、吴云、冯君木等大官僚、大藏家、大学者的座上清客与幕僚，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开拓眼界的学习机会。

大概在五十岁之后，吴昌硕行书的特点开始强化突出出来。此时他交游日广，过目的古代书家真



迹日多，他尤其喜欢明末清初书家如王铎、黄道周、张瑞图等人，受王铎稿书的影响比较明显，他所作的《孟津王文安草书卷》题诗有这样感慨：「眼前突兀山险巖，文安健笔蟠蛟螭。波磔一一见真相，直通篆籀通其微。」诗中透露出吴昌硕对行草书强调并认可王铎书法中险绝强悍的气势，不做作，贵自然。他认为行草书中若能透露出篆籀之气，方为高古。

晚清碑学书法兴盛，不同的字体上都有与前代不同的努力和突破。篆隶书重新兴起，成就最大；楷书则突破了唐楷的模式，多取法于南北朝碑刻。书家们开始考虑师右军之所师，不再受唐代以来总结的二王体系笔法和结构的局限，直接向章草和篆隶书中汲取营养，新理异态，纷纷呈现。在吴昌硕的行草书中，我们能看到他在点画结构上似乎不再如传统帖学那般斤斤计较地讲究，甚至显得粗粝豪放，所谓「纯任自然，一无做作」。而他更强调的，就是从篆隶书中来的「古质」，骨力洞达，大气拙朴。

吴昌硕论印和论画的一些主张，也可以用来参悟他的书法。吴昌硕论画有名言：「苦铁画气不画形」，他的好友沈石友也认为他作画「以气为主」。所以，吴昌硕的行草，能脱略唐以后帖学的点画结构程式，开辟新境，一新眼目。吴昌硕的书画，愈晚愈佳，尤其是到八十岁之后，日常的行草书尺牍、诗稿则更趋于奔放纵逸。沙孟海先生评吴昌硕的行草书说：「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笔迅疾，虽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势」。他的行草书，特别是尺牍、诗稿和画作题跋，真气弥漫，郁勃苍润。而细加玩味，又能看到吴昌硕细节处理上的进境。沙孟海先生有很敏锐的观察：「晚年行草，转多藏锋，遒劲凝练，不涩不疾，亦涩亦疾，更得锥画沙、屋漏痕之妙趣。当我未见先生秉笔之前，

廿六季皇帝盡拜兼天下
 諸侯黔首大用齋齋
 皇帝了韶函相狀綱
 度縹卷度量則不費
 兼疑者皆明會會也

吳昌碩
 老缶

意谓行笔必疾忽，后来见到他秉笔，并不如我前时所想象，正锋运转，八面俱到，势疾而意徐，笔致如万岁枯藤，与早年所作风格迥殊。『所作行草用笔婉转回护，细腻入微，格局阔达奔放，老笔纷披，势不可遏，大美不言。吴昌硕论艺有言：「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顾到气魄。」并非故作高论虚言，而是深刻的心手体会。

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艺皆精，晚年的作品雄浑苍劲，恣肆老辣，表现出成熟的自家面目，书法四体兼善，达到了孙过庭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地。

参考资料：

- 1 《缶庐集》，民国木刻版。
- 2 《我的祖父吴昌硕》，吴长邨著，1997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上海书店出版社。
- 3 《吴昌硕》，1993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西泠印社出版发行本。

文稿

蘇文忠公大字卷

曾見王晉卿挑耳圖，公行楷題跋，字以數百計。渾嚴鎮密，如錐畫沙。字以數百計，謹嚴鎮密，如錐畫沙。

蘇文忠公大字卷。曾見王晉卿挑耳圖，公行楷題跋，字以數百計。渾嚴鎮密，如錐畫沙。

是卷濃墨左筆氣雄度曠其
 佳處以之據來山觀滄海清光
 天龍界一拓公筆出入晉唐
 樂徑在自拓我志意造本無
 法而不入無法之見道之非
 公誑我必至蹟生筆健而見
 臨圖在法出球圖視
 之宜矣壬子四月



是卷濃墨大書，氣雄度曠，其佳處若據泰山觀滄海，濤光蕩天，眼界一拓。公書出入晉唐，獨辟蹊徑，曾自謂：我書意造本無法，則自有法而入無法耳。見道之言，非公誑我。公墨迹生平僅兩見，隄庵藏此球圖，視之宜矣。壬子四月。

公書墨跡